

映山红遍果子园

王特

双峰寨的映山红是有温度的、有味道的，可以触摸的。你可以坐在车里快速欣赏，迎面一束束，车过处枝头摇曳、吐着淡淡的香。她或长在坡坎上，或生在步道边，你可以零距离亲近她，亲吻她，或有三两只蜜蜂“吃醋”般地叮着花心，吮着她深处的汁液；或有一只黑蝴蝶轻轻地落在花瓣上，似乎当了一回“模特”，任你拍照，可能的话，它还会换个姿势，让你享受无尽的快感。这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你还可以乘上翔翔伞，从空中鸟瞰这满山的红。近年来果子园乡大力发展航空运动，翔翔伞如羽翼划破天际，航模飞机携彩带翩跹起舞，山间回荡着游客的惊叹，空中俯瞰，漫山红遍，别有一番壮阔景象。飞越山水间，白色的桐花也一样招人喜爱。小时候，听村中老人说起一副古联：“童子打桐籽，桐落童乐。”下联我至今未曾找到妥帖的答案，但那份童趣与乡愁，却像桐花一样年年如约而至。

映山红是金寨最常见的山花，也是金寨的县花。每到春季之季，火红的映山红漫山遍野、恣意奔放，就像当年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之火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，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，红色历史辉煌灿烂、红色资源多彩深厚、红色基因积淀丰富。这满山的映山红，何尝不是先烈们用鲜血浇灌的花朵？何尝不是那红色江山的生动写照？自元末红巾军在此塞寨屯兵，至土地革命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，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常常据关隘险、开展对敌斗争，双峰寨一直是一座红色的堡垒。它见证了无数英雄儿女前赴后继、舍生取义。有人说映山红是红军战士归来的身影，这漫山遍野的红，便是一支支永不褪色的队伍，在春风中列队而立，替远行的英魂守护着这片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土地。

果子园最令人动容的，是那一曲传唱了近一个世纪红色旋律。这里是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红色歌曲的诞生地。1929年5月，立夏节起义胜利后，为了兴盛苏区教育，党组织指派共产党员罗银青到果子园佛堂塆模范小学任校长。他擅长写诗作词，出口成章，被当地群众称为“商南才子”。同年农历八月，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，人民群众欢欣鼓舞、张灯结彩，热烈庆祝自己的政府诞生。为了表达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和庆祝苏维埃成立时的喜悦心情，时任商城县委决定创作一首歌唱苏维埃和红军的歌，在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，这一任务最终交由罗银青完成。当时正值金风送爽、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，罗银青触景生情、心潮澎湃，以当地群众喜爱的“八段锦”民歌曲调，依曲填词，写下了四段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的歌词。歌曲明确提出，要建立红色江山，跟着共产党打出新世界。

唱着这支歌，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，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；唱着这支歌，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，红军长征胜利会师陕北；唱着这支歌，革命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，迎来新中国的诞生。1961年八一建军节，空军文工团首次将这首歌编入大型歌舞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》；1964年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将其收入第二个节目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亮相。这两次轰动全国的演出，使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成为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的经典革命歌曲。它是象征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时期的一首代表性歌曲，是一把精神火炬，照亮了革命征程，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进。

佛堂塆小学依山傍水，建校于1924年，虽只是一所规模不大的乡村学校，却是将军的摇篮、革命的熔炉，走出了方子翼、漆远瀛、肖选进、方升普、董洪国五位开国将军。今天，这所学校仍然以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为校歌，每年秋学期，新生入学时都要学唱这首歌，让孩子们了解学校的历史，感受中国革命的伟大和艰辛。歌声从佛堂塆飞出，在果子园的每一个角落回响，在山谷中激荡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大别山红歌为红军而作，因革命而红，像一把永不熄灭的火炬，汇聚着群众力量，温暖着家国情怀。

如今的果子园乡，正走出一条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。双峰寨的古韵、映山红的烂漫、航空飞行营地的现代活力，与中医药产业的深厚底蕴交相辉映。乡亲们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，续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。

映山红的温度，是红色的温度；映山红的味道，是信仰的味道。那一簇簇火红，是大地献给天空的誓言，是历史写给未来的信笺。

拜谒英布墓

夏书阔

车水马龙的六安城区闹市口，淮王街与文庙街的交汇处，一方高台突兀地立着，周遭是奶茶店的甜香、服装店的吆喝和土菜馆的招牌，还有路人匆匆的脚步。这便是英布墓，那位秦末汉初叱咤风云的猛将，如今就安睡在这市井喧嚣的怀抱里。

拾级而上，不过十多步便到了墓顶。新栽的松柏尚显稚嫩，却也添了几分肃穆。风掠过树梢，仿佛还带着两千年前的金戈铁马之声。我站在墓前，望着那方刻着“六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的石碑，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。

遥想当年，英布还是骊山刑徒，脸上的黥字是耻辱的印记，却也是他命运转折的开端。当陈胜吴广的起义烽火燃遍天下，他带着一众囚徒啸聚山林，从此踏上了乱世争雄的道路。巨鹿之战的酒洒漳水畔，他带领先锋部队率先渡河，以寡敌众，九战九捷，为项羽的破釜沉舟扫清了障碍。那时的他，是楚营中最锋利的剑，所到之处，秦军望风披靡。项羽分封诸侯，他被封为九江王，领地跨越长江南北，涵盖今安徽中南部、江西北部及湖北东部部分地区等，威震四方，权倾一时。

可命运的棋局从不会一成不变。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，他在刘邦使者的游说下，最终选择了叛楚归汉。或许是对项羽的猜忌心有戚戚，或许是对未来的路有了新的盘算。此后，他随刘邦转战南北，在垓下之战中，与韩信、彭越合围项羽，最终汉室开国之功，受封淮南王，封地在原有的基础上，向北延伸至寿春等地，都于六地，权势达到顶峰。

六安市英家洼出生的英布，被楚汉先后封王，均建都故乡六安，荣归故里，何等风光。

只是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汉初三大大将，当韩信、彭越的鲜血染红了汉宫的阶石，彭越甚至被剁成肉酱分赐给各路诸侯以作警示，英布的恐惧如藤蔓般疯长。他最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，却在新西的战场上，一败涂地。逃亡途中，他被昔日盟友诱杀于鄱阳，身首异处。传说六安市英布墓，只有他忠诚的部下为他抢回的首级。一代枭雄，落得如此下场，怎不令人唏嘘！墓旁的景观浮雕文化墙上，生动地再现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：巨鹿之战的勇猛、函谷关的奇袭、垓下的合围，还有那最终的落寞。每一笔刀刻，都是在诉说着他的荣光与悲凉。阳光洒在浮雕上，那些战车、士兵、关隘的影子，仿佛活了过来，在时光的长河里颠沛流离。

追溯英布的一生，有惋惜，有感慨，也有对历史的喟叹。是啊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王侯将相的荣辱得失，终究都化作了一抔黄土。如今的英布墓，没有威严宏伟的享殿，没有林立气派的石像生，只有这一方高台，在闹市中守着岁月的沧桑。

六安人民对英布不薄：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，为他建了一个960平方米（南北32米，东西30米）的私墓，落落大方；立碑，设10多米的浮雕墙，介绍其生平 and 赫赫战功，不失风雅；墓旁，给他修了一条从齐云路至小东街，宽约20米、长约2000米的淮王街，矢志铭记。

路过街角的小店，鸡丝面的香气飘了过来，笔者要了一碗：热气腾腾的面条，鲜嫩的鸡丝，翠绿的葱花，是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蓦然间明白：英雄的故事固然令人荡气回肠，但平凡的生活才是永恒的主题。英布一生，乱世传奇；我们当下，太平安稳。

拜谒完零落松柏掩映下的英布墓，笔者突然跳跃性思维，想到了庾信《枯树赋》曰：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

回望那方高台，它静静地立在那里，与淮王街的繁华和谐共生。或许，这便是对一代枭雄最好的祭奠——让他的故事在市井的喧嚣中流传，让他的传奇在平凡的生活延续。



本版责任编辑：徐缓

春雨如丝，望着窗外连绵的青山，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1998年的春天。

“晴天一块铜，下雨一包脓。”1997年夏，我从合肥林校毕业，背着行囊走出校门时，心里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次年春，我第一次踏上裕安区狮子岗乡的土地，当地人这句顺口溜算是给我上了第一课。这一脚踏进泥里，就是23年。

那时的狮子岗，远不是今日的模样。荒岗秃岭遍布，稀疏的灌木在风中瑟缩，裸露的黄土昭示着水土流失之重。我作为乡林业站的技术员，每天翻山越岭，测量规划、指导造林、组织验收。林校三年学的是多种经营专业——经济林、果树、药用植物，恰好在这片山岗上找到了用武之地。

1998年，世行项目造林；2001年，退耕还林；2005年，“把树种上”；2012年，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……23年间，国家林业政策几经更迭，狮子岗的荒山也在一个个项目推动下悄然蜕变。我参与并见证了这场绿色蝶变的每一个重要时刻。一万多亩造林的技术指导，我不敢说每一棵树都认得我，但我认得每一片山坡的性格——哪里适合种油茶，哪里该栽松树和杉木，哪片向阳坡地是油茶与桃树的天堂。

云上杜鹃烧

陈波

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里正热闹。从霍山县城驱车西行，往最西南的太平畈乡去。落儿岭、道士冲、漫水河——路越走越窄，两山夹峙，林木森森，空气里拧得出草木的清香。下午三点半的乡里，可天公不作美，阴雨，午后转晴，却浓雾弥漫，天色晦暗。只好作罢，等次日凌晨。

雨钟在四点半把我拎起来。推窗，天边尚无动静，只有黑，山影重重如墨。洗漱出门，夜色里登车，沿陡峭山道往上走，我们要去海拔1100米之上的玉皇尖，看杜鹃如何烧红整座山。

这是我走过最险的山路。水泥路面仅一车宽，U形弯道把自己打成了麻花。接近60度仰角，车头抬起时，看不见路，只看见雾和天空。友人的方向盘打得稳稳，波形护栏在车侧一闪一闪——山也在给我们让路。一行车灯如柱，不时刺破黎明前的夜色。

行至山腰，天色渐明。竹林夹道，杂木吐翠，时有村居宛然。幽径蜿蜒，鸟鸣落在晨风中，草木清香沁得人毛孔张开。终于到达山顶。眼前豁然，梵音袅袅。一座黄墙黛瓦的庙宇立在广场北侧，东西两座山峰上，各有一幢庙舍在雾云中若隐若现。

五峰山，因“山有五峰，形似五指”得名，中峰最高，便是玉皇尖。清人纪昀诗云“山分五指出云根”，正合此态。《英山县志》载，此庙名兴佛寺，建于唐以前，香火悠悠至今。

站在玉皇之巅，四围重峦叠嶂，数十公里山色尽收眼底。



高先祥 摄

云海起来了——仿佛玉皇尖开启了护山大阵。乳白色的雾从山谷翻涌而上，如海浪漫过一道道山梁，又顺陡坡倾泻而下，形成壮观云海。倏忽如鱼鳞叠不尽，界以墨色豪雨峰。”时而层叠，时而漫卷，远处的山峰很稳，波形护栏在车侧一闪一闪——山也在给我们让路。一行车灯如柱，不时刺破黎明前的夜色。

此时天边微明，东方地平线泛起鱼肚白，渐渐洒出绯红。群山静默，在黎明前的微光里显出原始而灵秀的姿态。未几，那绯红越来越浓，像有人打翻了少女的胭脂，将半天云彩染成一片绚烂。倏忽间，一道金光从云层射出，紧接着第二道、第三道。朝日初生，霞光倾泻，云雾升腾，脚下顷刻成了渺渺仙居。

而杜鹃花就在身畔——不是一片一片长

成为承载中华传统美德的精神高地。车行至望母山东南麓，漫山青翠间，板栗新叶初绽，油茶花香袭人。当地青年苏佳向导游热情地带领我们探访山中遗迹，这位研究望母山30多年的“望母山迷”，如数家珍地介绍着每一处历史遗存。

山脚下，一座古朴院落遗址，粉墙黛瓦虽已斑驳，却仍能想见“圆通禅林”当年的庄严。门楣上“信义和平”“忠孝仁爱”的题字虽经风雨侵蚀，字迹依然透着凛然正气。据介绍，此处原为明朝嘉靖三十二年迁建的普宁庵下院，正梁上曾绘有《西游记》彩色图案，见证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。

山间小径攀行百米，一片平地豁然开朗。中央的普宁庵遗址，曾与山下迎水庵、山顶娘娘庙构成“三寺一体”的佛教建筑群，鼎盛时期僧人逾千。遗址后方苍松掩映的古墓，相传为唐代净相魏征之墓。“天顺梁未岁重修魏征塔”的碑刻字样依稀可辨，为这片山水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分量。

望母山的地质奇观令人叹为观止。行至山腰，直径15米的“飞来石”倾斜45度悬于山腰，底部接触地面仅45厘米，看似摇摇欲坠却稳如磐石，仿佛天外飞来的巨砾，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我从渭河岸边走来，携红军摇篮，将军故里的晨风，家乡的杜鹃，燃红在肩头。渭史杭的渠水，早已把艰苦奋斗刻进一圈圈年轮。

千里奔赴，虔诚来一次红色基因的转场，从大别山到韶山冲，从渭史杭的清波，到湘江的滔滔一脉山水，两襟热血，在伟人故里交汇、激荡。

课堂上，理论星火点亮眸光，为何家教，凝作千钧篇章。

绿上心田

丁钊

我们几乎天天泡在山上，皮尺拉断了多少根，纠纷调解了多少起，早已记不清了。直到2009年，林权证终于发到了老百姓手里。拿到证那天，许多老农摸了又摸，翻来覆去地看，嘴里念叨着：“红彤彤的大印盖在这绿本本上，跑不了，山是自己的了。”

我明白，这不只是一本证，更是“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”的希望。2009年，林权到户的“定心丸”效应开始发酵。几位山东的种植大户看中了狮子岗的山水，带着技术和资金来到乡里，流转荒山种植大红桃。起初新华社的老百姓不大乐意：“荒郊野岭种桃子，能行吗？能卖钱来？”乡里敏锐地抓住这个机遇，把大红桃作为调整产业结构、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来推动。事实证明，这条路走对了。大红桃第二年挂果，五年进入盛产期。每到春天，漫山遍野的桃花灿若云霞，游人如织；到了采摘季，红彤彤的桃子压弯枝头，客商云集。短短几年间，大红桃种植规模扩大到上万亩，昔日的荒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花果山”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片桃林成了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——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得租金、基地务工得薪金、订单收购得现金，许多贫困户靠着这一颗颗“红果果”摘掉了穷帽子，走上了致富路。

2012年4月，桃产业已初见成效，油茶推

出来的，是一团火一团火地烧起来的。嫣红姹紫，连袂如云铺满整个山坡，与翠绿的松杉、洁白的云海交相辉映。朝阳的丁达尔光打落在花瓣上，花色深红，五瓣舒展，花蕊细长如丝，在晨风中微微颤动。每一朵都晶莹剔透，美得让人不忍闭眼。

白居易写：“一丛千朵压阑干，翦碎红绡却作团。风袅舞腰香不尽，露销妆脸泪新干。”杨万里更直白：“何须名花看春风，一路山花不负依。”这山野间的杜鹃，确实比庭院名花多了几分野性与洒脱。

白胜雪，从花海上空惬意地飘过。蓝天如洗，将这一切揽在怀里。人立花间，恍惚如梦，仿佛自己也成了画卷的一部分。

沿着山脊往上走，花从愈发密集，行走其间，衣袂沾香。友人的无人机在天上不停盘旋，对美景的惊讶此起彼伏。我却索性收了手机——霞光、云海、花潮，三重盛景交织在一起，任何镜头都框不住，唯有身临其境，潜心感悟，才不辜负。

太阳升高，云海渐渐散去。杜鹃在直射

出来的，是一团火一团火地烧起来的。嫣红姹紫，连袂如云铺满整个山坡，与翠绿的松杉、洁白的云海交相辉映。朝阳的丁达尔光打落在花瓣上，花色深红，五瓣舒展，花蕊细长如丝，在晨风中微微颤动。每一朵都晶莹剔透，美得让人不忍闭眼。

白居易写：“一丛千朵压阑干，翦碎红绡却作团。风袅舞腰香不尽，露销妆脸泪新干。”杨万里更直白：“何须名花看春风，一路山花不负依。”这山野间的杜鹃，确实比庭院名花多了几分野性与洒脱。

白胜雪，从花海上空惬意地飘过。蓝天如洗，将这一切揽在怀里。人立花间，恍惚如梦，仿佛自己也成了画卷的一部分。

沿着山脊往上走，花从愈发密集，行走其间，衣袂沾香。友人的无人机在天上不停盘旋，对美景的惊讶此起彼伏。我却索性收了手机——霞光、云海、花潮，三重盛景交织在一起，任何镜头都框不住，唯有身临其境，潜心感悟，才不辜负。

太阳升高，云海渐渐散去。杜鹃在直射

望母山纪行

汪凌鸿

登顶途中，30米高的“锥子石”拔地而起，如利剑直指苍穹。山顶的“双站石”更是神奇，两块巨石相距30米，西侧石笋状如元宝，上端有能容十人的巨型脚印；东侧石笋中开一线天，侧身可入，仰视可见苍穹如线。传说这是麦子救母不成，登高望母时留下的足迹与裂痕，如今已成为游人凭吊孝文化的重要景观。

立于双站石远眺，春山如黛，层叠叠嶂。北望扒娘蜿蜒东去，与万佛湖万顷碧波相连；西眺万佛山隐约可见，构成一幅山水相依的壮美画卷。作为连接万佛湖（国家5A级景区）与万佛山（国家4A级景区）的重要节点，望母山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，成为皖西旅游的新亮点。

当地政府正依托“望母山孝文化”“山七温泉”“山七豆腐”三张特色名片，推动文旅融合发展。像苏向这样的文化守护者，已发掘收藏石锁、“守什奉”石碑等文物30余件，并积极呼吁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，深入挖掘孝文化内涵，让这座积淀400余年的“文化明珠”在新时代重放光彩。

望母山所承载的孝亲美德、坚韧品格，恰如这山间春色，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，绽放出更加绚丽的文明之花。

漯河浪花汇入湘江潮声时……

邓德根

“第一粒扣子”到“家国头等事”每一页笔记，都是生根的序言

现场教学，我用脚步丈量初心的温度，伟人故居的灶台，仍陪着未熄的星火广场的风，翻动历史的折痕。冷雨与热泪，在此处相融——洗礼那些家国大义、立身之道，不再是纸上沉默的铅字。

是灯下缝补的针脚，是窗未合的书卷，是湘江拍岸的涛声。

听，涛声在对话，涛声在诉说：渠是山的血脉，湘江说：水是地的魂魄，她俩以红色为韵脚，讲述同一个命题——如何让下一代的根，扎得更深。

我们几乎天天泡在山上，皮尺拉断了多少根，纠纷调解了多少起，早已记不清了。直到2009年，林权证终于发到了老百姓手里。拿到证那天，许多老农摸了又摸，翻来覆去地看，嘴里念叨着：“红彤彤的大印盖在这绿本本上，跑不了，山是自己的了。”

我明白，这不只是一本证，更是“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”的希望。2009年，林权到户的“定心丸”效应开始发酵。几位山东的种植大户看中了狮子岗的山水，带着技术和资金来到乡里，流转荒山种植大红桃。起初新华社的老百姓不大乐意：“荒郊野岭种桃子，能行吗？能卖钱来？”乡里敏锐地抓住这个机遇，把大红桃作为调整产业结构、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来推动。事实证明，这条路走对了。大红桃第二年挂果，五年进入盛产期。每到春天，漫山遍野的桃花灿若云霞，游人如织；到了采摘季，红彤彤的桃子压弯枝头，客商云集。短短几年间，大红桃种植规模扩大到上万亩，昔日的荒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花果山”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片桃林成了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——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得租金、基地务工得薪金、订单收购得现金，许多贫困户靠着这一颗颗“红果果”摘掉了穷帽子，走上了致富路。

2012年4月，桃产业已初见成效，油茶推

出来的，是一团火一团火地烧起来的。嫣红姹紫，连袂如云铺满整个山坡，与翠绿的松杉、洁白的云海交相辉映。朝阳的丁达尔光打落在花瓣上，花色深红，五瓣舒展，花蕊细长如丝，在晨风中微微颤动。每一朵都晶莹剔透，美得让人不忍闭眼。

白居易写：“一丛千朵压阑干，翦碎红绡却作团。风袅舞腰香不尽，露销妆脸泪新干。”杨万里更直白：“何须名花看春风，一路山花不负依。”这山野间的杜鹃，确实比庭院名花多了几分野性与洒脱。

白胜雪，从花海上空惬意地飘过。蓝天如洗，将这一切揽在怀里。人立花间，恍惚如梦，仿佛自己也成了画卷的一部分。

沿着山脊往上走，花从愈发密集，行走其间，衣袂沾香。友人的无人机在天上不停盘旋，对美景的惊讶此起彼伏。我却索性收了手机——霞光、云海、花潮，三重盛景交织在一起，任何镜头都框不住，唯有身临其境，潜心感悟，才不辜负。

太阳升高，云海渐渐散去。杜鹃在直射

出来的，是一团火一团火地烧起来的。嫣红姹紫，连袂如云铺满整个山坡，与翠绿的松杉、洁白的云海交相辉映。朝阳的丁达尔光打落在花瓣上，花色深红，五瓣舒展，花蕊细长如丝，在晨风中微微颤动。每一朵都晶莹剔透，美得让人不忍闭眼。

白居易写：“一丛千朵压阑干，翦碎红绡却作团。风袅舞腰香不尽，露销妆脸泪新干。”杨万里更直白：“何须名花看春风，一路山花不负依。”这山野间的杜鹃，确实比庭院名花多了几分野性与洒脱。

白胜雪，从花海上空惬意地飘过。蓝天如洗，将这一切揽在怀里。人立花间，恍惚如梦，仿佛自己也成了画卷的一部分。

沿着山脊往上走，花从愈发密集，行走其间，衣袂沾香。友人的无人机在天上不停盘旋，对美景的惊讶此起彼伏。我却索性收了手机——霞光、云海、花潮，三重盛景交织在一起，任何镜头都框不住，唯有身临其境，潜心感悟，才不辜负。

太阳升高，云海渐渐散去。杜鹃在直射

广罗紧密鼓地推进。面对群众“种了桃树又种油茶，到底那个赚钱”的疑虑，我挨家挨户地算账，跟他们讲清楚：油茶“三年挂果、五年丰产、盛果期长”，种下去不是一年两年的事，是铁杆庄稼，往后几十年都能有收成。如今，当初最早尝试的农户都因油茶增收，逢人便夸当年的选择没错。

2015年5月，组织上再次把我借调到裕安区林业局，绿化办让我看到了国土绿化的宏大布局，林政股让我深入理解了森林资源管理的严谨与细致。至今记得，2015年六安第二届桃产业交流大会在狮子岗乡召开，我的论文荣获一等奖。那份荣誉，心里一直热乎着。2017年8月，我再次回到狮子岗乡，与这片土地朝夕相处。

如今的狮子岗乡，真的是“林的世界、绿的海洋、桃的故乡”。驱车行驶在绿色长廊上，两边树木成荫，四季常青。登上木鱼山眺望，茫茫林海随风起伏，白鹭在林间飞翔，山兔、野鸡时常出没，生态环境好了，小气候也改善了，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治理。更重要的是，老百姓从林子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——油茶果、板栗、鲜桃，都是绿色银行里的存款，年年都有利息。

“远看是要饭的，近看是林业站的。”这句顺口溜，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基层林业工作者的寂寞与清苦。可我觉得，能与树木为伴，与青山为邻，看着一片片荒山在自己手中变绿，看着老百姓从林子里收获希望，这种幸福，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到的。

23年过去，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中专生，变成了两鬓染霜的基层干部。岁月在脸上刻下了皱纹，可看到这满山的绿，我觉得一切都值了。这些树，就是我们的青春纪念册，每一圈年轮里，都藏着我们的汗水与欢笑。

其实，我不过是千千万万基层林业工作者中的一个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是在年复一年的坚守中，把根扎进了这片土地。

的阳光下明艳如火。“最惜杜鹃花烂漫，春风吹尽不同攀。”偶尔飘过的香火气与山花草木清香混在一起，平添几分禅意。

花开花落，花期易逝。阳明公曰：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，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”如果这次我没来，那此间杜鹃花海是否亦会绽放如斯？

山不回答，风也不回答。返程回望诸峰，翠色新染。有道是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我信手拂去衣襟上的几片花瓣，心想那明年如约盛开的杜鹃不会记得今朝我的造访，但玉皇尖不会忘记我曾来过。

山水不言，天涯契阔。此行不虚，是为记。



春到大别山(国画) 张和平 作

让枝叶，触到更远的星辰

大别山教我坚韧，韶山峰于我方向，挥别时，灯火次第亮起，我看见无数双手，正从历史的土壤里，捧出发光的种子。

这不是告别，是启程，带着湘江水洗过的目光，回溯家乡，告诉那里的每一座山、每一道水，千里山水相通，从不是距离，是红色篝火里，接续奔涌的，年轻潮声。